

▽ 大家学术·主编 段渝 ▽

# 炼辞凝意出文心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杨明照·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大家学术 一

# 炼辞凝意出文心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杨明照·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炼辞凝意出文心:杨明照论《文心雕龙》/杨明照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大家学术)

ISBN 978-7-108-06269-7

I. ①炼… II. ①杨…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  
时代②《文心雕龙》-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9740号

责任编辑 陈丽军

封面设计 米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50毫米×900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 数 158千字

定 价 45.00元

▼ 大家学术 — 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李学勤

主任 李诚

主编 段渝

副主编 熊良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诚 段渝 施维

邹一清 唐小林 熊良智

统筹 四川泽雨

总策划 施维 汤泽来

▼ 大家学术 ▼

二重证据与文明探源——徐中舒先秦史论集

求证历史的印迹——冯汉骥考古学论集

部次流别 以道统学——刘咸炘目录学论集

显学中的敦煌学——项楚敦煌学论集

与日月争光可也——汤炳正论《楚辞》

华夏根柢 百家津梁——卿希泰道教论集

炼辞凝意出文心——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 弁言

李学勤\*

日前听闻“大家学术”丛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即将付印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其对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些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做一推荐。

“大家学术”丛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渐升温的当口诞生的。我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时间里，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

\*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做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毕竟是继承并且创新的前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20年代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作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20世纪。比之清代，20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对20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20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20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中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学术”丛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



这套丛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 20 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粹，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 20 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 20 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于北京清华园

# 目 录

- 001 杨明照先生评传
- 001 刘勰与《文心雕龙》
- 021 《梁书·刘勰传》笺注
- 050 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
- 064 刘勰论构思  
——读《文心雕龙》随笔之一
- 074 刘勰论炼意和炼辞  
——读《文心雕龙》随笔之二
- 085 《文心雕龙·时序》篇“皇齐”解
- 093 刘勰卒年初探
- 096 刘勰《灭惑论》撰年考
- 101 《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 131 《文心雕龙》有重注的必要
- 14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

004  
165  
167  
169  
205

- 165 书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后
- 167 涵芬楼影印《文心雕龙》非嘉靖本
- 169 《文心雕龙》版本经眼录
- 205 附 录

袁宏正《文心雕龙》	110
《文心雕龙》序	110
王元化《文心雕龙·序》	150
陈原《文心雕龙·序》	1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1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1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1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1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2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3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4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5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6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7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8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0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1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2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3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4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5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6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7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8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990
袁宏正《文心雕龙·序》	1000

# 杨明照先生评传

曹顺庆

1909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日），杨明照先生出生于四川省大足县的一个“儒医”家庭。他的父亲既教私塾又行中医，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杨先生不到6岁，父亲就让他与二哥一起接受启蒙教育，所读之书品位都相当高，大多属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先生生前每当回首这段往事时，心中都充满着感激和自豪，他说：“我在私塾待过多年，能读会背，是养之有素的。”<sup>①</sup>所以，日后对于记一些典籍、典故以及背诵《文心雕龙》，他都不觉得是什么难事。他对《文心雕龙》之熟悉甚至可以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后来，他在校注《刘子新论》和《抱朴子外篇》时也是从熟读本文开始的。由于对背诵的好处有着深切的体会，杨先生在谈到他研究《文心雕龙》的体会时，第一条就是要熟读，熟读至倒背如流最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对上、下篇

杨明照先生评传

<sup>①</sup> 杨明照：《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的——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的理解，也才有较为全面、较为系统的可能。同时，对以后收集注释、校勘、考证诸方面的资料，也才有帮助。如果读得不熟，纵然碰到有关的资料，很可能白白放过。另外，学习它的写作技巧和分析方法，也很有益处”<sup>①</sup>。受杨先生的影响和启发，我后来都要求我的博士生们背诵古代文论的一些篇章，现已成为一种传统。

1926年，杨先生走出私塾，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先是进大足县一年制的简易师范读一年，临毕业时，新建的县立初中开始招生，杨先生又幸运地考入。作为新式教育，县中所开设的一些课程是私塾所没有的，比如自然科学、音乐、美术等课程。就这样，先生读了许多新书，像谢无量的《中国六大文豪》等名著就是那个时候读的。这大大地开阔了先生的眼界。

1930年初中毕业后，先生又考入了重庆大学预科。正是这两年的预科教育奠定了先生以后的学术方向。在授课老师中给先生以最大影响的就是著名的《婉容词》作者吴芳吉。在先生读预科的第四个学期，吴芳吉讲授“文学概论”，讲课中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而且讲得绘声绘色。先生心悦诚服，再加上被《文心雕龙》那秀辞丽句的骈文所吸引，从此就爱上了《文心雕龙》，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茶余饭后，总是拿着有黄叔琳注的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浏览、讽诵。由于爱之笃、读之勤，未到暑期，全书就已背得很熟。由于对《文心雕龙》的兴趣与日俱增，所以放暑假的时候，杨先生又将新买的一本有黄注和李详补注的《文心雕龙》带回家研阅。朝斯夕斯，口诵心惟，终于初

<sup>①</sup> 杨明照：《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的——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得其门而入。他发现黄、李两家注，颇有些未尽之处，尚待补正。尽管这时杨先生对于版本、目录、校勘，什么都不懂，完全是门外汉。但是先生个性强，胆子大，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没有向困难低头，知难而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逐渐由不懂而懂得一些，由不熟悉而熟悉一些，在阅读中的所得也逐渐增多。先生把它们分条记录下来，清写成册，交一位老师斧正。这位老师阅后批道：“文中多所匡正，发前人所未发，大有可为！勉之，望之！”这是先生进行《文心雕龙》校注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这样高的评价，大大地鼓舞了先生的学术信心。

1932年秋，杨先生升入国文系。由于课程相对较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较多，于是，杨先生就充分地利用这个时间来继续补正黄、李两家注，收获也日渐增多。就在这时，杨先生购得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本，叹其所注已经较详，无须强为操觚，再事补缀。但转念一想，既已投入了很多，就这样放弃实在有点可惜。于是，杨先生改变了策略，以范注为基础，以完善和补充范注之未足为目标，继续进行校注。在研阅范注的过程中，杨先生果然发现范注中有不少的疏漏和错误。不到两年，所用本子的眉端行间已几无空隙。其间，重庆大学于1935年秋，并入四川大学，先生也自然成为四川大学的学生。在川大，他继续钻研《文心雕龙》。到了1936年夏，他把将近四年以来所获得的成果整理成学士学位论文上交，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指导老师的好评：“校注颇为翔实，亦无近人喜异诡更之弊，足补黄、孙、李、黄诸家之遗。”在大学的四年中，杨先生在补校补注《文心雕龙》的同时，还从事《刘子》的校注工作，并写出了初稿。

就在大学毕业的这一年秋天，杨先生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拜郭绍虞教授为师。当时的燕京大学名师云集，杨先生充分利用

这一机会，聆听他们的课程，其中有顾颉刚先生的“春秋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钱穆先生的“经学概论”和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等等。这些先生各有所长的治学方法给杨先生以很大的影响，他融会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研究院的第二、第三学年不再选课，杨先生在郭绍虞的指导下，继续以刘勰《文心雕龙》为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收藏，纵意渔猎，多方参稽，采掇到的新发现比过去任何时候所积累起来的都多。到1939年夏，杨先生把它们整理成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研究院申请答辩。后在答辩会上顺利获得通过，并议定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出。不意答辩时因触犯委员某公未得印行，先生只好藏之书篋中，以待沽之者。此外，在研究院学习期间，杨先生还积极撰写论文发表，计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1937年《文学年号》第3期）、《春秋左氏传君子曰征辞》（1937年《文学年号》第3期）、《说文采通人说考》（1937年《考古社刊》第6期）、《庄子校证》（1937年《燕京学报》第21期）、《九鼎考略》（1938年《文学年报》第4期）、《书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后》（1938年《燕京学报》第24期）、《太史公书著称史记考》（1939年《燕京学报》第26期）等。两年读书的丰硕科研成果足见先生的勤奋、专心和聪颖。

研究院毕业之后，杨先生留校任教，当助教。1941年至1942年，又到北平中国大学执教。1942年返蜀，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升任副教授。自1946年始，回四川大学任教，1950年升任教授。此后一直在川大工作。在1949年前的十年间，杨先生先后开设的课程有“大一国文”“文献知识”“历代文选”“六朝文”“《昭明文选》”“读书指导”“《淮南子》”“《文心雕龙》”等，写出了《刘子校注》《抱朴子外篇校笺》两部专著的初稿，另外，还发表

了《史通通释补》（1940年《文学年报》第6期）、《梁书刘勰传笺注》（1941年《文学年报》第7期）、《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1940年《燕京学报》第28期）、《抱朴子外篇举正》（1944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汉书颜注发覆》（1946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真诚地向党靠近，认真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于195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科研上先生继续沿着原来的古籍校注，尤其是《文心雕龙》的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在1958年下半年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全休在家也不停止。不过，这一年还是有一件值得先生高兴的事，那就是他1939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校注》，被上海古典文学社看中并出版。这是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上海编辑所再版五次外，台北世界书局、河洛书局、香港龙门书局相继翻印或影印。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认为《文心雕龙校注》中“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堪称“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战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名著”<sup>①</sup>。台湾学者王更生则认为该书“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断代”<sup>②</sup>。20世纪80年代该书还被学界公认为与范文澜的注本同为《文心雕龙》注译本之基础。可以说，该书奠定了杨先生在《文心雕龙》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1959年至1963年间，杨先生主要进行的是《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阐发以及相关学术规范的工作。发表的文章有《从〈文

① [日] 户田浩晓：《读杨明照氏〈文心雕龙校注〉》，见《文心同雕集》，曹顺庆编，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② 王更生：《岁久弥光的“龙学”家——杨明照教授在“文心雕龙学”上的贡献》，见《岁久弥光》，曹顺庆编，巴蜀书社，2001年。



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文学思想》（1962年《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刘勰论作家的构思》（1962年《四川文学》第2期）、《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1959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重申必须重视引文和注明出处》（1961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57期）、《刘勰论创作过程中的炼意和炼辞》（1962年《四川文学》第10期）、《汉魏六朝文学选本中几条注释的商榷》（1962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96期）等。在写这些论文之余，杨先生还在继续思考《文心雕龙》的校注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尽管自己及以前的王惟俭、梅庆生、黄叔琳、李详、范文澜诸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部流传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名著，在辗转抄刻的过程中衍生的各式各样的谬误：或脱简、或漏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尚未扫净，仍有疑滞费解及待增补者，需要继续钻研抉择和再事校勘。于是，杨先生此时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安静而无任何干扰的小天地，来完成自己的这一设想。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杨先生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分去扫马路、冲厕所，后被赶出学校，下放到乡里。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人身不由己，只好随波逐流；有的人则失去了人身自由，学术的权利被剥夺了。杨先生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学术虽然不能明搞，但还可以悄悄地搞。面对那纷杂动乱的形势和不公正的待遇，杨先生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态度待之，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打理旧业，搞搞科研，我行我素。他每天应付完“造反派”分派的“工作”回家后，就把房门紧闭，将过去收集的资料和各种版本翻检出来，摊在一张大床上，继续进行《文心雕龙校注》的补订工作。为防意外，他准备了一张草席，如有不速之客敲门，就立刻打开那张草席，将床上的“违禁